



圖一 魔女仰臥圖 西藏 二十世紀 拉薩羅布林卡藏

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展策展經緯

李玉珉

緣起

西藏高原的地貌由喜馬拉雅、喀拉崑崙、唐古拉、崑崙、岡底斯等高山山脈組成，在雪線之上的山峰達百餘座之多，終年積雪，形成許多冰川。其氣候嚴寒，空氣稀薄，層層疊疊，山谷險阻，急流危湍縱橫，交通艱難，故西藏一直給人一種封閉且神秘的意象。

藏族的來源眾說紛紜，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觀音菩薩化為猿猴與羅刹女後裔說；此外，藏人間又流傳著

十二座寺院鎮攝西藏地下羅刹女的故事（圖一）。這兩個說法雖然充滿了傳奇色彩，但在藏區流傳甚廣，影響深遠。足見，佛教與西藏早已水乳交融。然而藏傳佛教的宗教思想、圖像內容和風格特徵，都與漢傳佛教大異其趣，故國人對西藏佛教一直覺得陌生而不可親近。

佛教源於印度，西元七世紀，傳入西藏以後，歷經一千三百餘年的發展，一方面吸收了印度和尼泊爾密教的精華；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本土宗

教—苯教—的諸多元素，使得佛教在西藏脫胎換骨，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藏傳佛教。如今，佛教已深入西藏人民生活的每一層面，除了宗教和藝術外，舉凡文學、舞蹈、音樂、戲劇，甚至於醫學、教育、占卜等無一不與佛教有關，佛教無疑已化成西藏文化的血肉。

京都大學的曾布川寬教授精心策劃的「聖地西藏—布達拉宮和天空的至寶」特展，於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〇一〇年五月三十日在日本

五個博物館巡迴展覽，得到了很大的迴響。此展覽共展出一百二十三組件藏傳文物，內容豐富，其中一級文物更多達三十六件，無疑是近十年來介紹西藏歷史、文化和生活最重要的展覽之一。為了揭開西藏神秘的面紗，一方面使國人一窺西藏藝術的精華，再方面又可提昇國人對西藏歷史文化的認識，故本院決定引進此一特展，並另外命名為「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又因在日本的「聖地西藏」展中，清朝和西藏的交流部分選件較為薄弱，經過多方努力，我們又爭取了七件北京民族文化宮的藏品來台展出，補足此一缺憾，使得我們的展覽更為完整。

展覽特色與介紹

本次特展展出的文物種類繁多，佛像、經典、唐卡、曼荼羅、法器、盜器、璽印、服飾、樂器等無所不包。其中，年代最早的作品為北魏延興三年（四七三）的釋迦牟尼佛坐像，最晚的則是二十世紀的〈魔女仰臥圖〉、〈四部醫典〉唐卡等，展品

年代橫跨一千五百年。以地區來說，此次展出的文物，除了西藏的文物外，尚包括了東北印度、克什米爾、尼泊爾和中土的作品，涉及範圍廣大。在典藏單位方面，除了拉薩西藏博物館、山南雅魯博物館、北京民族文化宮、河北省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和外八廟管理處外，還包括了布達拉宮、羅布林卡、扎什倫布、薩迦、夏魯、白居和敏竹林七個西藏歷史悠久、收藏豐富的重要寺院。我們有幸能迎請這些原來供奉於寺院殿堂中的尊像或唐卡，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希望在牠們莊嚴法相的撫慰下，所有來參觀這個展覽的有緣人，都能轉煩惱為智慧。

另外，我們必須說明，雖然本院並未參與這次「聖地西藏」特展的選件工作，可是在展覽的概念上，本院所舉辦的「聖地西藏」特展絕對不是日本展的翻版。西元九世紀初，日本的留學僧空海與最澄將密教帶回日本後，積極弘揚，自此密教在日本便廣泛流傳，迄今密宗（日人稱「真言宗」）仍是日本重要的佛教宗派





圖四 喜金剛雙身像 西藏 十八世紀 承德市外八廟管理處藏

(六四〇)，又派國相噶爾·東贊(漢文史籍稱「祿東贊」)到長安請婚。次年，終得唐太宗的同意，文成公主入藏和親。七世紀時，泥婆羅和唐朝的佛教盛行，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又都是虔誠的佛教徒，皆攜有佛像、法物、經典和僧人入藏，使原來信奉苯教的藏人，有機會認識佛教，埋下了日後佛教在西藏萌發的種子。

雖然考諸吐蕃信史，不見松贊

干布積極護持佛教的記載，但後來卻相傳松贊干布為一虔誠的佛教徒，甚至於視松贊干布為觀音菩薩的化身，所以許多松贊干布像就如觀音菩薩一樣，在他的纏頭巾上方，也出現代表阿彌陀佛的佛頭(圖二)。同時他們又以為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分別為觀音菩薩的女眷綠度母和白度母的化現，協助藏王松贊干布在西藏弘傳佛教。

之一。因此，曾布川寬教授在策劃日本的「聖地西藏」展時，希望透過展品，讓日本民眾瞭解日本密教和西藏密教的差異，因此規劃了「吐蕃王朝的西藏統一」、「佛教文化的受容和發展」、「西藏密教的精華」、「和元明清的往來」以及「西藏的生活」

五個展覽單元。而在中國，唐武宗廢佛時(八四五—八四六)，密教遭到嚴重的打擊，一蹶不振，以至於國人對密教信仰的內容與圖像皆十分陌生。故此展覽本院雖然利用了日方的選件，但重新組合，分為「吐蕃王朝」、「金色寶藏」、「文化交流」



圖二 松贊干布像 西藏 十三至十四世紀 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和「雪域風情」四個單元展出，希冀利用這些展品揭開西藏佛教神秘的面紗，使國人一窺西藏藝術的精髓，並增進大家對西藏歷史文化的認識。以下即簡要地介紹各個單元的展覽內容。

吐蕃王朝

西藏早期小邦林立，西元四世紀時，逐漸形成了象雄、吐蕃和蘇毗三個強大的部落聯盟。七世紀時，吐蕃部落第三十二代贊普(藏語「國王」之意)松贊干布(六一七—六五〇在位)(圖二)向四鄰大舉用兵，不但統一了西藏高原，勢力更擴及中亞、拉達克、印度東北部、尼泊爾以及緬甸北部，成立西藏史上第一個統一政權——吐蕃王朝。

藏族原本信奉苯教，即西藏原始的巫教。松贊干布為了鞏固政治地位，提高吐蕃王朝的生產技術、國家形象和文化水準，先與工藝技術進步的泥婆羅(今尼泊爾)聯姻，娶了墀尊公主，並遣使赴唐都長安(今陝西西安)請求正式通好。貞觀十四年

金色寶藏

西藏佛教藝術的內容豐富，圖像的體系龐雜，並以具體的形象反映了一千三百餘年西藏與鄰近地區錯縱複雜的交流關係，西藏佛教藝術無疑是西藏文化的精華。

西藏佛教的發展分為前弘期和後弘期兩個階段。前弘期是指吐蕃贊普朗達瑪(八三八—八四二在位)廢佛以前的佛教，後弘期則是指十世紀後半，喇欽·貢巴饒賽(八九二—九七五)和洛欽·仁欽桑波(九五八—一〇五五)振興佛教以後的佛教。

前弘期時，許多西藏僧人赴印求法，並屢屢從印度迎請高僧入藏宣教，故當時在印度流行的密教遂傳入西藏。印度密教發展可以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早期密教指的是六〇〇年以前，《大日經》與《金剛頂經》這兩部密教根本經典未結集時所流傳的密教，此時的密教重視儀軌和密咒，但教理的體系尚未完全成熟。中期密教是指七世紀《大日經》與《金剛頂經》結集完成後，所成立

尊名	大日如來	阿閼佛	寶生佛	阿彌陀佛	不空成就如來
部族	如來	金剛	寶	蓮花	羯磨
方位	中	東	南	西	北
身色	白	青	黃	赤	綠
手印	智拳印或轉法輪印	觸地印	與願印	禪定印	施無畏印
座獸	獅子	象	馬	孔雀	金翅鳥
三昧耶形	寶輪或佛塔	金剛杵	寶珠	蓮華	羯磨
五智	法界體性智	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	妙觀察智	成所作智

的理論嚴密、有體系的密教。《大日經》旨在彰顯佛教的教「理」，依此經典所作的曼荼羅稱之為「胎藏界曼荼羅」。而《金剛頂經》則是在昭示眾生的「智」，依此經典所作的曼荼羅則稱作「金剛界曼荼羅」。雖然這兩部曼荼羅在前弘期皆已傳入西藏，可是在西藏金剛界曼荼羅遠比胎藏界曼荼羅更為重要。

九世紀以後，印度出現了無上瑜伽怛多羅，是為晚期密教。十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初期，西藏高僧為復興佛教不遺餘力，前往印度求法者不絕於履，並頻頻延請印度高僧入藏譯經傳法。再加上十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伊斯蘭教入侵印度，佛教遭到嚴重的破壞，到西藏避難的印度僧侶更不計其數，故此時在印度流傳的晚期密教便隨之傳入西藏，進而成為西藏佛教的主流。

無上瑜伽怛特羅在中期密教金剛界五佛的系統上，又加入了五蘊（色、識、受、想、行）、五欲（痴、瞋、慢、貪、疑）等要素，並發展出地位較五方佛更為崇高的本初佛。又因受到印度教「性力派」的影響，女尊菩薩的地位迅速提昇。並出現了大量的忿怒尊，以調伏眾生剛強頑劣的習氣。隨著各種曼荼羅的成立，晚期密教的神祇體系較中期密教更為龐雜，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六大類：

- 一、佛部：包括顯教諸佛，如釋迦牟尼佛、藥師佛等，以及密教諸佛，如五方佛、本初佛。
- 二、菩薩部：如觀音、文殊、普賢等。
- 三、守護尊：指各喇嘛及寺院選擇守護自己的本尊，如喜金剛（圖四）、密集金剛（圖五）、時輪金剛（圖六）、勝樂金剛等。這些守護尊常以雙身像的形式出現，以象徵慈悲方便的佛父和代表般若智慧的佛母擁抱的形象，示現成佛的大樂境界。
- 四、護法尊：是指守護佛法的神祇，如大黑天（圖七）、吉祥天母（圖八）、大威德金剛等。



	1	
4	3	2
	5	

1. 阿彌陀佛
2. 不空成就如來
3. 大日如來
4. 寶生佛
5. 阿閼佛

圖三 五方佛坐像 西藏 十四世紀 日喀則夏魯寺藏



圖八 吉祥天母像 明代永樂時期（1403-1424） 拉薩西藏博物館藏



圖六 時輪金剛雙身像 西藏 十四世紀 日喀則夏魯寺藏



圖九 綠度母像 西藏 十八世紀 拉薩羅布林卡藏



圖七 大黑天像 明代永樂時期（1403-1424） 日喀則薩迦寺藏



圖五 密集金剛刺繡唐卡 明代永樂時期（1403-1424） 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五、女尊：包括了綠度母（圖九）、白度母（圖十）、積光佛母、大白傘蓋佛母（圖十一）等。

六、上師：藏傳佛教的皈依除了佛、法、僧三寶外，尚增一「上師」寶，合稱為「四皈依」。上師是指在修行或弘法上成就非凡的藏傳佛教高僧，他們與諸佛和菩薩

的智慧融通，能為學道者指點成佛的迷津。此次展出的蓮花生大師（圖十二）、阿底峽、密勒日巴、八思巴、宗喀巴（圖十三）等皆屬此類。

在藝術風格發展上，由於朗達瑪排佛期間，西藏本地的佛教藝術受到極大的摧殘，故目前唯有在敦煌莫高窟中可以發現數量較多的前弘期藝術遺存。這些畫作中的人物寬肩細腰，體態結實。耳戴大的圓形耳飾，頭冠和瓔珞華麗，座背的捲雲紋和寶珠等裝飾，皆繪製精謹，顯然受到東北印度帕拉王朝（約八世紀中葉—十一世紀末）風格的影響。

十至十三世紀，為了復興佛教，無論是赴印求法的藏僧，或入藏避難印僧，多在印度和西藏的中繼站尼泊爾停留，還有不少藏人長期在尼泊爾習法。因此，在西藏許多寺院裡，都可以發現印度帕拉王朝、克什米爾和尼泊爾的佛教文物，這些佛像入藏以後，許多經過藏人的重粧，佛像的臉部多塗以金彩，並在頭髮上敷以石膏，清楚地烙下文物入藏的印記。牠



圖十二 蓮花生像 西藏 十七至十八世紀 拉薩西藏博物館藏



圖十一 大白傘蓋佛母像 西藏 十八世紀 拉薩羅布林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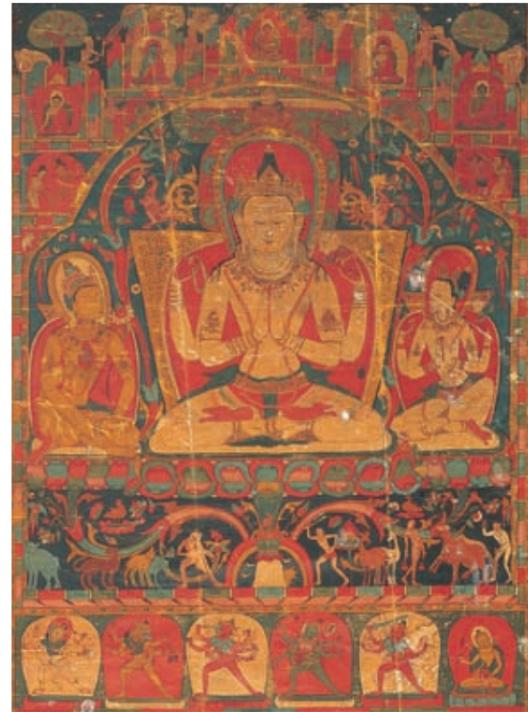
圖十三 宗喀巴像 西藏 十八至十九世紀 拉薩羅布林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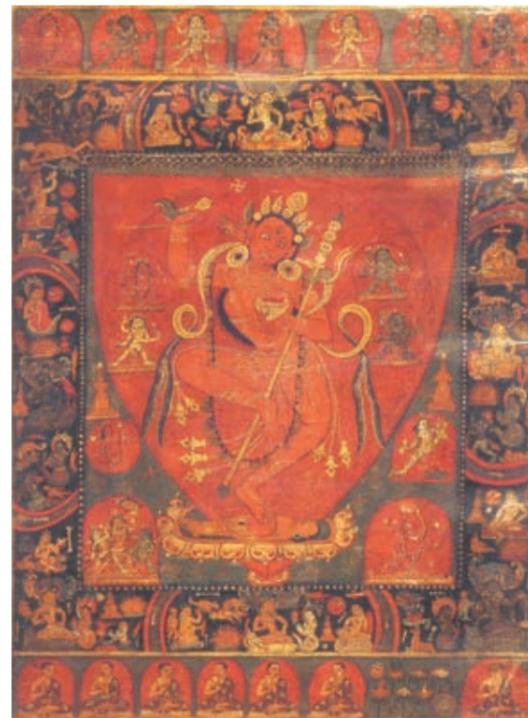
圖十 白度母像 內蒙古 十七至十八世紀 承德市外八廟管理處藏

們都是當時西藏匠師的臨仿對象，為西藏佛教藝術的重要粉本，因此此時的佛教藝術風格異彩紛呈。藏西地區因地緣的關係，深受克什米爾流風的影響（圖十四）。藏中地區地近尼泊爾，故保存了尼泊爾和帕拉佛藝術的餘韻，繪製的唐卡喜以深藍和紅色為地，構圖對稱；人物面呈鵝卵狀，五官娟秀，身軀纖長，畫面的裝飾圖案繪製精細（圖十五、十六），處處展現帕拉和尼泊爾藝術的特色。

十三世紀以後，西藏佛教和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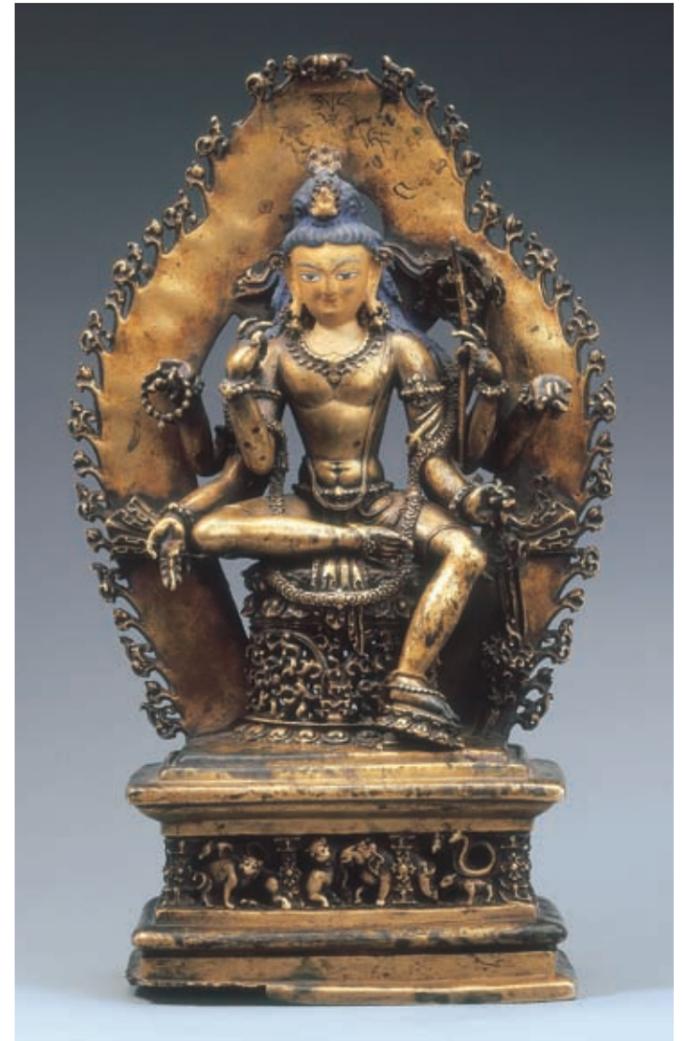


圖十五 四臂觀音菩薩唐卡 西藏 十三世紀前半
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圖十六 金剛亥母唐卡 西藏 十三世紀前半 拉薩西藏博物館藏

圖十七 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 西藏 十七至十八世紀 拉薩羅布林卡藏



圖十四 六臂觀音菩薩像 西藏 十二世紀 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藝術的發展日益成熟，無論在圖像或風格上，皆呈現出自己的民族風貌。夏魯寺所藏的時輪金剛雙身像（圖六）為十四世紀西藏金剛佛中的精品。此像中，時輪金剛四面、三眼、二十四臂、四足，作展立的姿勢，擁抱著四面、三眼、八臂、兩足的明妃。二者每隻手中皆有持物。華冠、瓔珞、臂釧等皆鑲嵌著綠松石、瑪瑙等貴重寶石，華麗異常，尼泊爾的影響仍清晰可見，唯人物額寬面方，鼻梁尖挺，神情嚴肅，人物的開面和五官特徵都展現了明顯的藏族特色。自此以後，西藏的風格特徵日趨突顯（圖十七）。



十四至十九世紀，由於西藏與元、明、清朝廷的往來不斷，藝術風格則受到中土的啓發。以唐卡來說，十七世紀以來，早期唐卡常見的主尊巨大、四周或兩側排列對稱小像的嚴謹構圖已不再流行，主尊以外的人物或故事不再採取完全對稱的布局形式。人物線條流暢，流雲浮動，使得畫面更加活潑。更重要的是，山水比重明顯增加（圖十八），它們不再是



圖十八 寧瑪派上師唐卡 西藏 十七至十八世紀 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畫面的裝飾圖案，而是提供了畫中人物活動的具體場景（圖十九），這些特徵無疑受到中土畫作的影響。

文化交流

西元一二六〇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薩迦派的祖師八思巴（圖二十）為國師，並賜玉印，掌管西藏地方一切行政事務。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八思巴再次為忽必烈灌頂，元世祖

還晉封他為帝師、大寶法王，又賜玉印。自此以後，元代諸帝皆任命薩迦派高僧為帝師，賜玉印，薩迦派的聲威日隆，藏傳佛教也成為元朝的國教。

明朝對西藏也採取懷柔政策。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一四二四），成祖多次召請西藏各大宗派的高僧至京，與西藏的各大宗派均聯繫密切，並頻頻封以國師、教王、法王等稱號，更敕令鑄造大量的佛像賞賜給西藏僧人，此次展出台座上鐫刻著「大明永樂年施」字樣的金銅佛像（圖七、八）即屬此類。宣德時期（一四二六—一四三五），西藏和明朝間的使節團的規模、人數和交往的次數明顯增加，明廷也不斷地贈送西藏銅佛、唐卡和瓷器，西藏博物館所藏的青花瓷高足碗和僧帽壺都是歷史的見證。

清代（二六四四—一九一一），「興黃安蒙」（振興黃教，安撫蒙古）是朝廷重要的政策。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達賴五世受到世祖之邀至京朝覲，受到清廷隆重的接待，

圖十九 八思巴畫傳唐卡 西藏 十七至十八世紀 日喀則薩迦寺藏



圖二二 嘎巴拉碗 西藏 十九世紀 拉薩西藏博物館藏



圖二一 銀茶壺 西藏 十七世紀 北京民族文化宮藏



圖二十 八思巴像 元代 十三至十四世紀 拉薩布達拉宮管理處藏

對其禮遇之高、賞賜之豐，遠非元、明兩代可以相提並論。次年，又派禮部尚書、理藩院侍郎等齎送金冊、金印，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坦喇達賴喇嘛」，確定了達賴為蒙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和格魯派在藏傳佛教世界中的統治地位。

清聖祖（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與喀爾喀蒙古第一高僧哲布尊

丹巴私交深厚，並曾從其受戒。世宗（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在位）為皇子時，便跟隨二世章嘉國師阿旺羅桑卻丹修習密法。高宗（一七三五—一七九五在位）崇信藏密更篤，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他在三世章嘉國師若必多吉面前跪受勝樂金剛灌頂。此後，每月初四都要舉行壇城修供。由於清初諸帝皆崇信藏密，且與格魯派高僧往來不絕，故格魯派的兩大最

高領袖達賴和班禪曾多次朝覲清廷並呈貢禮品。此次展出的銀茶壺（圖二一）即達賴五世進獻清世祖的貢品之一，嘎巴拉碗則是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八）班禪六世為高宗七十歲祝壽所呈送的賀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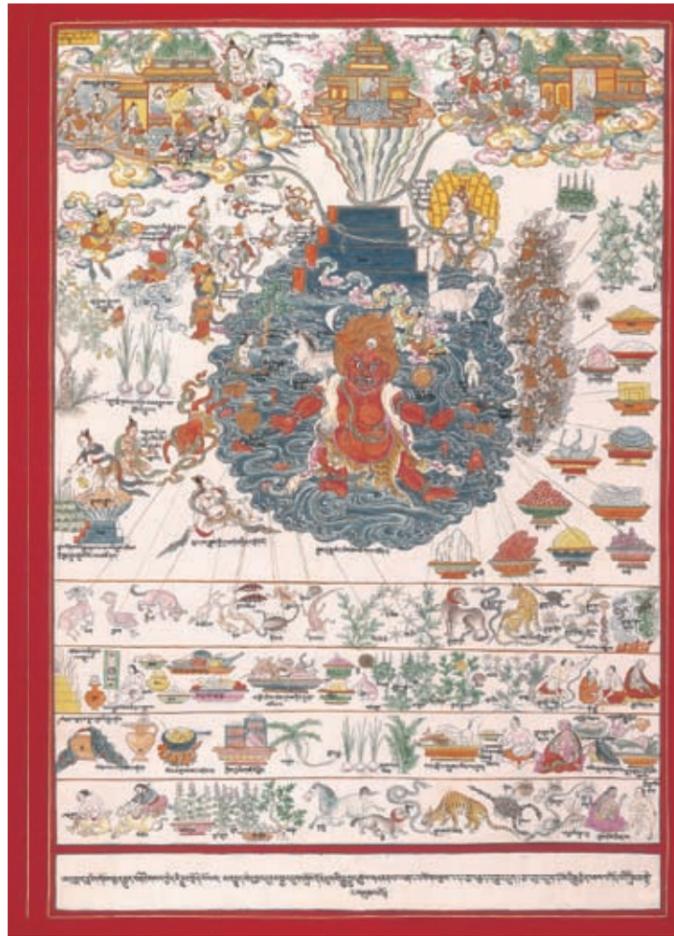
雪域風情

藏民篤信佛教，他們日常生活也充滿了佛教的色彩。每個村寨幾乎都建有小廟或白塔，寨門置有轉經筒，出入隨手滾動，即是在念經積德。每家房頂、門檐插有「嘛尼旗」（即經幡）。民房的最上層多設佛堂，供桌上常放置著佛龕、經書、法器等等，全家老小敬拜修持。同時，他們也時常參加各式各樣的宗教活動，如跳神、法會等。跳神儀式中，許多舞目也都與佛教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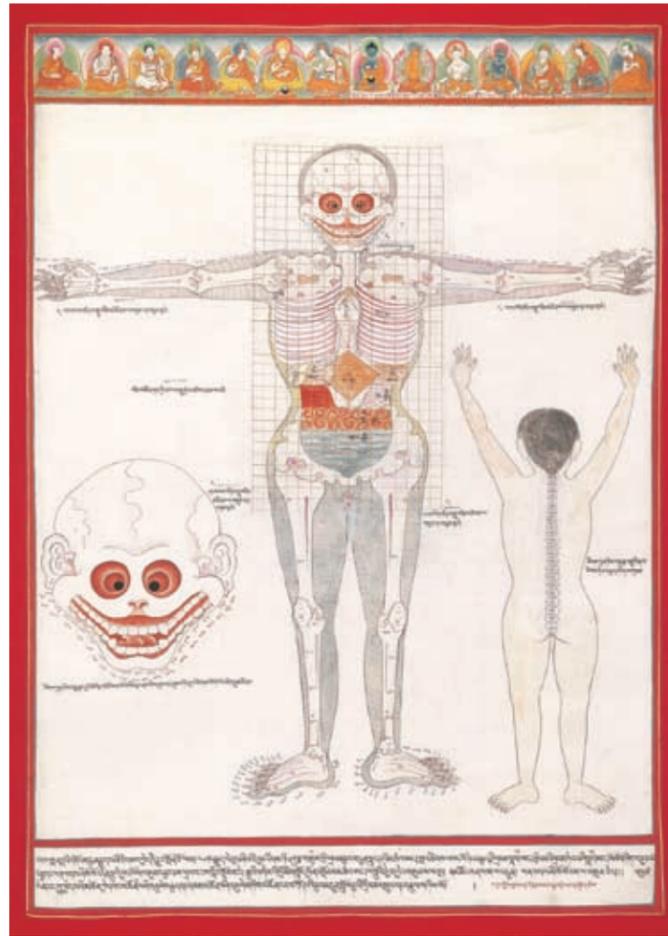
西藏法會所使用的法器種類遠較漢傳系統繁多，大致可分為六類：（一）

禮敬類：如袈裟、項珠、哈達等。（二）稱讚類：如鐘、鼓、骷髏鼓、白海螺、骨笛等。（三）供養類：如八吉祥、嘎巴拉碗（圖二二）、香爐、燈台、傘蓋、寶幢等。（四）持驗類：如念珠、金剛杵、金剛鈴、金剛槩、灌頂壺等。（五）護身類：如嘎烏、秘密符印等。（六）勸導類：如轉經輪、轉經筒等。其中，哈達、嘎巴拉碗、白海螺、八吉祥、金剛槩、嘎烏、轉經輪、轉經筒等皆是藏傳佛教特有的法器。

此外，藏人出生時，由僧人命名，讀書識字，以僧為師。生病時，又由僧醫依據《四部醫典》進行診治。《四部醫典》是吐蕃王朝的著名醫師雲丹貢布撰著，其將醫學理論、養生知識以及臨床治療經驗分為《總則本集》、《論述本集》、《密訣本集》和《後序本集》四部，是西藏最為重要的一部醫學著作。五世達賴時，桑傑嘉措（一六五三—一七〇五）不但進行了《四部醫典》的校對與修訂，並延請畫師依據此書完成了八十幅醫學唐卡，系統地描繪了藏醫



圖二五 四部醫典唐卡—中藥關連圖 西藏 二十世紀 拉薩西藏博物館



圖二四 四部醫典唐卡—人體骨骼分佈圖 西藏 二十世紀 拉薩西藏博物館



圖二三 四部醫典唐卡—藏醫藥師壇城圖 西藏 二十世紀 拉薩西藏博物館

學的基本理論(圖二三)、人體解剖構造及生理功能(圖二四)、疾病原因(圖二五)、病理及症狀、疾病的診斷方法及治療原則、藥物的種類、衛生保健知識、行醫道德等內容。這種以藝術的方式來表現艱深的醫學內容，實為西藏的一大創舉。

小結

一九九八年，在國父紀念館推出的「慈悲與智慧」特展，是我國第一次推出的大規模藏傳佛教藝術展，當時造成了很大的轟動。但轉眼十餘年過去了，雖然其間國立歷史博物館、鴻禧美術館也曾舉辦過一些與藏傳佛教藝術有關的展覽，可是無論在展出作品的數量或內容的豐富性上，都無法與「慈悲與智慧」相提並論。迄今，國人對西藏文化仍十分陌生，認為藏傳佛教玄而又玄、藏傳佛教藝術光怪陸離。此次展覽除了介紹西藏佛教的藝術精品外，更希望透過這些文物，讓民眾瞭解西藏文化深厚的底蘊，並解除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